

歐洲左派日趨式微

呂丹芸譯

歐洲左派正面對痛苦時刻：意識形態矛盾，所持理論與現實差距頗鉅；但迄未找出有效克服問題的辦法。

歐洲的左派傳統思想已日漸式微。左派人士都承認如果歐洲左派要重整旗鼓，必須有一些嶄新的作法。

法國社會黨國際部長韓辛格說：「社會主義已經發生危機，因為我們無力處理現代的經濟問題。」義大利共黨機關報「聯合日報」主編穆西也說：「我們受到本身理論矛盾之害。數十年來，左派一直鼓吹經濟大幅成長、增加公共投資、建立大福利國家。現在我們必須承認，這些政策都製造了龐大的問題。」

左派政黨岌岌可危

在實際政治方面，傳統的左派在歐洲各地也幾乎都岌岌可危。一月間西德舉行國會議員選舉時，由於綠黨把傳統上支持左派社會民主黨的選民搶走了四分之一。社民黨本已準備好硬著頭皮承受慘重挫敗，後來因執政的基督教民主黨和基督教社會聯盟表現不如預料而逃過一劫，但已嚇出一身冷汗。一九八一年因與法國共產黨結盟而執掌政權的法國社會黨，去年

三月遭到保守派組成的聯盟痛擊，雖然社會黨領袖密特朗仍然保有總統職位，社會黨要想重新取得控制國會或行政部門的權力，今後幾年的機會都很渺茫。義大利共黨在全國大選中雖仍獲得百分之三十的選票，但永遠不會有執政的機會。就是在英國，儘管民衆普遍不滿保守黨籍首相契爾斯夫人獨裁的處事方式，左派的英國工黨目前聲望在民意測驗中仍然落後保守黨。

在北歐和中歐各國，社會民主黨的表现也一樣不佳。像比利時與荷蘭，社會黨在工會的支持下，過去數十年一向勢力強大，但現在這兩國的中間偏右政府，地位已經穩如磐石。丹麥是歐洲實施社會主義最徹底的國家之一，然而丹麥社會民主黨已不再掌握多數地位。在奧地利，社會黨縱橫政壇二十年，可是前聯合國秘書長華德翰，去年仍然在戰時有為納粹作幫兇之嫌的情況下，以右派政黨當選總統。左派牢牢掌握政權的唯有希臘和西班牙兩國，但却有愈來愈多的西班牙社會黨人認為，西班

牙社會黨總理岡薩雷茲能夠成功，是因為他掛羊頭賣狗肉，名為左派領袖，施行的却是右派政策。

歐洲許多左派和共黨智囊相信，左派目前遭遇的困境只是暫時現象，是十年來經濟停滯和歐洲人短期迷戀雷根經濟政策的結果。但大多數歐洲左派人士認為，左派身陷困局是結構性因素所造成，所以左派的政界人士和理論專家正在尋找辦法，想使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思想現代化，使社會主義符合八十年代的需要，進而贏得選舉。他們探索的方向極廣，有些左派政黨已放棄馬克思理論和凱恩斯派經濟理論，轉而支持與雷根或柴契爾的經濟政策並無差異的供給面經濟理論。另一些左派人士認為，左派的前途完全繫於與經濟無關的層面，例如人權、環境等等。也有些人認為，左派要想東山再起，必須歐洲統一，並擺脫美國干預，這個態度等於放棄了歐洲左派長久以來不信任大歐洲計畫的立場。

「共產黨」這一名詞要拋棄

歐洲左翼改革派人士有一點倒是意見一致：西歐社會的改變遠比左派理論的改變迅速。他們認為，馬克思與恩格斯固然正確的分析了十九世紀末葉的情勢，指出資本主義蓬勃發展，多數人類在工廠或農場工作，階級鬥爭隨時存在。但在今天這個經濟繁榮，日益以服務為導向的歐洲，上述這些情況已全部改變。同樣的，凱恩斯的理論雖然協助了很多西歐國家從一九三〇年代的大蕭條中復甦，但他的理論却不再適合二十世紀末葉這種全球深深相互依存的經濟。

除了少數特例之外，歐洲傳統的馬克思派左翼政黨早已摒棄諸如無產階級專政等不合時宜的想法。許多左派人士甚至還不以此為已足。義大利共產黨的一個小派系甚至希望完全拋棄「共產黨」這一名詞。另一些人士也懷疑「左派」此一名詞本身是否有多少意義。他們質問說，為什麼只因法國大革命期間國民公會召開時，激進黨人剛好坐在會場左邊，後者所有的激進派政黨便都要貼上共同的標籤？

的確，把阿爾巴尼亞的史達林派獨裁政權，中國大陸的鄧小平領導班子，以及英國那批反對核子巡弋飛彈的中產階級婦女全部同歸一類，可能是太簡略了些。此外，左派人士的目標，本世紀多數時間在大多數人眼中都與蘇俄連在一起，但現在多數歐洲左派人士都認為，這種聯想對歐洲左派政黨弊多利少。同時，他

們也特別防止太過極端的改變，以免社會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等基本理想在變動中淪失。

左派理念與立場改變

已在傳統左派政黨中深深生根的一種新思想是保護環境。整個歐洲大陸，尤其是西德、奧地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過去十五年來，民眾對河川污染及森林污染的不滿，已凝聚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西德綠黨是由各種人士組成的一個團體，成員包括天主教活躍分子和主張青少年自由戀愛的人士，但使他們團結在一起的是對生態的關切，這種關懷並使綠黨在過去選舉時贏得約百分之六的選票。最近西德國會議員選舉，綠黨更獲得約百分之八選票。傳統的左派立刻搶搭這班列車，從西德社會民主黨到西班牙共產黨，現在每個左派政黨都在爭取生態保護者的選票。

左派政黨也日益強調自由派的理念。西班牙共黨總書記伊格西亞斯說：「我們必須與新的政治思潮站在一條線上。」這種態度可能表示討好西班牙東北部加泰隆尼亞和西班牙南部安大路西亞地區的分離派分子。對西德社會民主黨和荷蘭勞工黨而言，這表示維護白領階級的利益，縱使這會與藍領階級的利益衝突亦在所不惜。對歐洲每個左派政黨來說，這還表示更加注意婦女選民，而傳統上，婦女投票給保守派的要比男士投給保守派的多。

左派政黨在外交和國防政策方面長久以來

所採的立場，也遭到抨擊。西德社會民主黨籍的施密特一九七六年擔任總理時，要求美國把新一代的潘興二型與巡弋核子飛彈部署在西歐，以對付蘇俄SS—20飛彈所構成的威脅。現在，施密特的社會民主黨和歐洲其他左派政黨，却一致要求拆除部署在西歐的美國潘興二型飛彈和巡弋飛彈。英國工黨也保證一旦執政便要片面毀棄英國的核子嚇阻武力。連歐洲社會黨人士中，立場最溫和的西班牙總理岡薩雷斯，也要求美國裁減駐在西班牙的美軍。

自二次大戰以來，歐洲的左派一直反對歐洲統一的想法，認為這會加強資本主義的獨占，削弱各國工會力量。現在這種立場已迅速轉變。義大利共黨和法國社會黨聲稱他們比右派還「歐洲」。連長久以來一直身為反對歐洲主義重鎮的英國工黨，也開始改變論調。但很多新左派人士所主張的「歐洲」，與歐洲共同市場創始人心目中的歐洲大相逕庭。新左派倡議的歐洲統一，涵蓋範圍從大西洋延伸到烏拉山區，這表示同時解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公約組織，並以與美俄兩國保持等距的「第三勢力」地位出現。

矛盾的是，當北歐的各社會民主黨不再強調經濟事務，轉而對生態和女性主義問題採取激進立場，並對美國表示輕蔑時，南歐拉丁民族的社會黨却走向另一個方向。在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社會黨領袖目前都在強調他們那套現代、實際、堅定的經濟政策。他們雖然企圖以加強社會正義來緩和經濟緊縮帶來的衝擊

，但在思想方面仍寧願採取實際態度。

義大利的社會黨籍總理克拉克西領導一個由五個黨派組成的聯合政府，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黨派是保守的基督教民主黨。在西班牙，社會黨籍總理岡薩雷茲已採取行動，出售他從佛朗哥右派獨裁政權繼承下來的部分大型公營事業。法國上一任的社會黨籍總理費比亞斯，曾採取顯然是保守派的經濟政策，限制各產業提高工資，想藉此降低法國的通貨膨脹率。這些拉丁語系國家的社會黨並且比北歐社會民主黨人還支持北約和美國立場。當西德社會民主黨極力反對美國中程核子飛彈部署在西德時，法國社會黨籍的密特朗總統却親自在西德國會為西歐部署美國飛彈之事辯護。岡薩雷茲力排眾議，堅持要讓西班牙留在北約組織，並且在此問題的公民投票中獲勝。葡萄牙的社會黨籍總統索瑞斯，一向被視為歐洲最親美的政治人物。

左派在開分裂

到目前為止，上述這些新激進主義或新中道主義，在選舉時都沒有為左派帶來好處，部分原因是左派很少像今天這樣分裂。要達成挽救左派勢力衰微的一致方案，各個立場歧異的左派政黨必須先取得共識，團結一致，但這目前似乎還辦不到。

在英國，社會民主黨與工黨對國防問題的看法南轅北轍，兩黨要合作執政是無法想像的事。相反的，左派的社會民主黨最後反而可能

與右派的保守黨基於權宜之計而組成聯合政府。西德社會民主黨與綠黨對於大部分問題立場都接近，但有兩個重要問題却始終不能達成協議：第一、綠黨中的激進派基本主義分子，要求一年內關閉所有的核能電廠；社會民主黨則主張以十年為期，逐步關閉。第二、綠黨激進派希望西德退出北約；社會民主黨則主張西德繼續留在北約，只是不在西德部署核子武器。綠黨實際派的一位領袖說，即使這些問題能夠解決，綠黨仍有半數黨員會因原則問題而拒絕與社民黨結盟。

在法國和義大利，溫和派社會黨人與共黨之間有根深蒂固的仇視心態，很難想像他們能夠真正和解。一九七〇年代，密特朗的確曾誘使法國共黨與社會黨結盟，但這兩黨於一九八一年一舉得選舉，就又開始爭執。密特朗的社會黨起初把很多重要產業收歸國有，並且大幅增加社會福利經費，但不到兩年，就改採保守派的財經政策。法共認為自己已被一位老練的政客欺騙與利用，遂退出聯合政府。義大利共黨相信義大利社會黨打算取代他們，成為左派的主要政黨，這種分析可謂正確無誤。

意識形態的矛盾已使歐洲左派苦惱了半世紀以上。自建黨開始即追隨蘇俄旗幟的一些左派政黨，可能永遠不會獲得當年被這些黨派稱為「社會叛徒」的社會民主黨人信任或尊重，即使那些現在自稱已不受蘇俄控制的左派政黨也不例外。天主教自由派人士與反教會的社會黨人雖然在社會思想上經常難以區別，却經常

發生爭執。在工會成長的左派領袖，很容易把生態保護者視為「被寵壞了的資產主義孩子」。

左派政黨內部還有更深的矛盾。很多基層的社會黨人和共產黨員，尤其是那些在煙囪工業工作的左派基層人員，對生態保護者的理論和法國式的社會黨現代化都感不耐。保護環境可能意謂關閉工廠和減少就業機會。新的科技也威脅到工廠人的工作，至少短期是如此。連工會內部也有尖銳的歧見。法共支持的工會主張，把工人每周工作時數由三十九小時減少為三十五小時，但工資不減。社會黨支持的工會則批評這種建議是胡說八道，非常危險。

歐洲左派目前最嚴重的問題，可能是他們似已與廣大的支持者失去接觸。左派政黨一度相當有效的代表歐洲窮人和不滿人士發言，但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社會黨和共黨却都忽略了剛剛萌芽的生態保護和反核運動。去年十二月，法國大學和高中學生發起全國性的示威時，社會黨和共黨却只在一旁迷惑的坐視。同一月份，法國鐵路工人把私自進行的罷工轉化為全國性的運動時，也根本沒有得到左派工會的協助。

就是這些理論和現實的差距使歐洲左派日益式微。許多歐洲左派人士雖然想克服這個難題，但迄未發現有效辦法。

(譯自新聞周刊)

